

晉書纂

金

8983

晉書纂目錄

卷之一

帝紀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后妃傳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卷之二

后妃傳

左貴嬪

武帝妃

胡貴嬪

武帝妃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平原王幹

宣帝子

往風武王駿 早考之形

齊王攸

文帝子

武帝同母弟

愍懷太子遹

惠帝子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八王傳

并敘

汝南王亮

楚隱王瑋

趙王倫

孫秀附

齊王冏

鄭方附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東海王越

卷之三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何曾

子劭 遵附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羊祜

杜預

裴秀

秀子頤

秀叔徽

徽子楷

衛瓘

楷子瓚

憲從子邵

張華

子怗

王沉

子浚

荀勗

孫遂

閻

卷之四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楊駿

弟璉濟附

魏舒

劉寔

弟福

王渾

子濟

王濬

子簡 簡子選

唐彬

山濤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樂廣

李胤

劉毅

子暉

和嶠

任愷

崔洪

劉頌

傅玄

子咸

卷之五

諸臣傳

向雄

閻纘

阮籍

從子咸

咸子瞻

孚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毋

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牟晏

弟聃

光逸

庾峻

子敬

郭象

庾純

皇甫謐

摯虞

束哲

華譚

夏侯湛

張載

卷之六

諸臣傳

江統

馬隆

吾彥

周訪

郤詵

陸機

潘岳

孫楚

周處

胡奮

孫楚

周處

周處

周訪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袁甫附

弟雲 雲弟詵

子綝

索靖

周浚

子嵩 從弟馥 成公簡附

荀晞

劉喬

孫楨

劉琨

兄輿

祖逖

兄納

王導

子悅

孫珣

珣 璠 璠 璠

卷之七

諸臣傳

劉弘

陶侃

兄子真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顧榮

賀循

楊方附

劉隗

伯訥

訥子疇

刁協

子彛

戴若思

周顛

應詹

于壺

劉超

鍾雅附

卷之八

諸臣傳

孫惠

陳頽

郭璞

葛洪

庾亮

子彬

蘇

亮弟懌

冰

翼

桓彝

子豁

冲

豁子石虔

石秀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坦之子國寶

忱  
忱姪綬

荀崧

子羨

范汪

子寧

劉惔

張憑附

韓伯

卷之九

諸臣傳

王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虞嘯甫

從兄驥

陸玩

子納

何充

蔡謨

父克

諸葛恢

殷浩

孔愉

從子坦

從弟嚴

羣

謝尚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卷之十

諸臣傳

桓伊

朱伺

毛寶

陳壽

孫盛

子放

干寶

習鑿齒

顧和

袁山松

從弟毓

車胤

王雅

王恭

弟爽

劉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劉毅

兄邁

何無忌

魏詠之

孝友傳 有敘

李密

王裒

許攸

庾袞

顏含

劉殷

忠義傳 有敘

嵇紹

從子含

王育

韋忠

羅企生

卷之十一



良吏傳 有敘

胡威

潘京

鄧攸

吳隱之

儒林傳 有敘

劉兆

徐邈

范宣

范弘之

文苑傳 有敘

左思

趙至

鄒湛

褚陶

張翰

袁宏

伏滔附

羅含

顧愷之

外戚傳 有敘

羊琇

杜乂

褚裒

何準

王濛

子脩

蘊

隱逸傳 有敘

孫登

夏統

郭琦

郭文

郭翻

劉麟之

郭瑀

戴逵

謝敷附

陶潛

卷之十二

藝術傳 有敘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杜不愆

隗炤

卜翊

佛圖澄

麻襦

索統

鳩摩羅什

列女傳 有敘

牟毓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陶侃母湛氏

周顛母李氏

王凝之妻謝氏

劉聰妻劉氏

慕容垂妻段氏

卷之十三

叛逆傳 有敘

王敦

沈充附

桓溫

孟嘉附

桓玄

殷仲文附

王彌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附

載記 有敘

漢

劉元海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曜

卷之十四

趙

石勒

嗣子弘

張賓附

石季龍

冉閔附

前燕

慕容廆

慕容皝

慕容儁

李績附

慕容暉

慕容恪  
白圭甫真附

前凉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西凉

李暠

子士業

卷之十五

秦

苻洪

苻健

苻堅

王猛附

苻融

苻朗

苻丕

苻登附

後秦

姚弋仲

子襄

姚萇

姚興

尹緯附

卷之十六

後蜀

李特

李雄

李班  
李壽

李期  
李勢附

後凉

呂光

呂纂

呂隆

後燕

慕容垂

慕容皝子 慕容熙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雲附

南燕

慕容德

慕容皝子

慕容超

慕容暉子

夏

赫連勃勃

西燕

慕容泓子 慕容冲 改隨 慕容頊 慕容璠 慕容永 慕容

宣帝

弘子

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畧

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同郡楊俊

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

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

晉書纂目錄終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

卷之

西遊 纂卷之十 卷之十一 纂卷之十二 纂卷之十三 纂卷之十四 纂卷之十五

林與清博

夏

慕容

慕容

字

晉書纂卷之一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帝紀

宣帝

宣帝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

非明可及

晉書纂

卷之一 宣帝

辭以風痺

以隴坐蜀

非語吾著爐炭上印

辨為四友

侯吾與西不長

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遊處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權之

稱臣天人之意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魏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黃初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初

晉書

卷之十一

宣帝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乃遣郭模詐降。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死去洛八百里去。

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帝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帝與諸葛亮相拒。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

亮遠言中國  
奸人之飾

時亮遣  
間諜規

晉書

卷之十一

三

幸佐後仗儀三年

之還曰  
有一老  
夫毅然  
仗黃鉞

當軍門  
立軍不  
得出亮  
曰此必  
佐治也  
佐治毗  
字

軍士著輓材平底木履

輓即款

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曰：天下奇才也。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黎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輓材平底木履前行。疾黎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岍。乃知亮死。百姓為

死諸葛之壽

諸葛存本三四升

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三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

晉書

卷之十一

晉帝



孝道相傳滿秋  
作歌

晉書卷之四  
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發自京都過溫見  
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  
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  
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  
師文懿果阻遼隧堅壁而守帝曰敵雖高壘不得不  
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直指襄平則懼而求戰  
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縱  
兵逆擊大破之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賊  
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  
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

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眾  
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  
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  
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自發  
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  
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時有長星色白  
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水文懿大  
懼乃使王建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斬  
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  
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

守序白稿

夢天子枕其膝

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  
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  
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  
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  
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  
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時有  
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  
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遂班師夢天子枕其  
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次白屋有詔  
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

忍死待君

感何宗道所是

直排閣入視吾面帝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  
一宿而至引入卧内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  
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  
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  
主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  
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  
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後曹爽用何宴鄧颺丁謐之  
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  
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帝稱疾不  
與政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

何鄧丁亂京城

掖庭才人與曹爽爲伎人爽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當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

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帝於是奏太后廢爽兄弟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勒兵出迎天子奏曰先帝詔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

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昔趙高極意秦是以  
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  
秋也臣輒力疾將兵伺察非常桓範果勸爽奉天子  
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乃收爽兄弟及其  
黨誅之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諫曰公  
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  
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  
事君者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詐言吳人塞  
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  
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武丘面

君少折簡三

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瑯帝  
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  
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  
知之至項仰鳩而死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  
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  
惡之崩年七十三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  
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  
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誅曹爽之際支黨皆

有狼顧相

三馬同食槽

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

石勒云大丈夫  
確確落落  
不能  
如司馬  
家父子

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其中幟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靖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故晉明掩面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况以

孤媚天下

欺人孤  
寡孤媚  
以取天  
下也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  
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雖則慶流後昆而身  
終於北面矣

此書惟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為文皇  
所撰稱制餘皆房玄齡以下撰也稱史臣

### 景帝

景帝師字子元宣帝長子沉毅多大畧少流美譽與  
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  
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

此字支可

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  
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  
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宣帝薨  
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  
將軍輔政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吳太傅諸葛恪圍新  
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西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  
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興萬一  
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  
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遣兵  
距之恪懼而遁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

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殺豐  
并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  
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太后廢天子以  
齊王歸藩遣使迎高貴鄉公而立之天子受璽墜舉  
趾高帝聞而憂之上書訓于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  
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宜遵  
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  
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  
崇玄樸並敬納焉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  
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帝統步騎十餘萬

以征之倍道兼行斬儉傳首京都欽與子鶩奔吳初  
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鶩之來攻也驚而日出懼六  
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崩年  
四十八

文帝

文帝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天子既以帝三世宰  
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  
行放黜夜召侍中王沉常侍王業出懷中黃素詔示  
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  
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

但及上不見

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克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立常道鄉公璜為帝帝將伐蜀乃謀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遂伐蜀劉禪降鍾會反於蜀斬之

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眾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卒如所量帝崩年五十五

史臣曰世宗以叡畧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



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武帝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  
累遷中撫軍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  
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  
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  
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  
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  
遂定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  
平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

以景王天下

長人老王始曰  
今當太平

使太保鄭冲奉策泰始元年即皇帝位二年吳人來  
弔祭有司奏爲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  
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  
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  
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  
謇諤朕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  
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九年春  
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官采擇咸寧二年吳臨  
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  
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四年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

臨平湖開

晉書

卷之

武帝

三

不青浮  
人姓也

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救內外敢有  
犯者罪之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得竹簡小篆古  
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五年冬大舉伐吳孫皓降詔  
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大熙元年帝崩年五十五  
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  
思古之遺風乃勵以恭儉敦以寡慾有司嘗奏御牛  
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  
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  
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  
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

以青麻代青以固

下又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  
舊臣不得專任彛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  
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  
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既而寢疾  
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  
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楊駿秘而不  
宣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  
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  
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

晉書卷之十一  
飾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  
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有帝王之量焉於  
時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  
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楊越爲墟禎  
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而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  
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  
凶豎懷奸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  
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  
滅其萃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

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  
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爲天下笑其  
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  
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  
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  
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  
覆洪基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  
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惠帝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武帝崩卽皇帝位尊

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永平元年誅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尋弑之九年冬廢皇太子適爲庶人害之於許昌殺太子母謝氏永康元年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害之於金墉城永寧元年春趙王倫篡帝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擒倫黨孫秀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卽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於是誅趙王倫及倫之黨與太安元年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俟神器有無君之

如子指陰

子 紹卽康

心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攻冏殺之詔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秋右衛將軍陳眔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穎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稽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安北將軍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官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杭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

涼 板蕩妻

被棠私成

皇老秋卷第

漢陽侯第

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  
 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  
 履○下○拜○流○涕○左○右○皆○獻○欵○及○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  
 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  
 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方○以○帝○  
 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畧○後○宮○  
 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  
 甚○帝○墮○馬○傷○足○十○二○月○詔○成○都○王○頽○還○第○豫○章○王○熾○  
 為○皇○太○弟○光○熙○元○年○東○海○王○越○奉○帝○還○洛○陽○帝○乘○牛○  
 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升○舊○殿○哀○感○流○涕○帝○崩○年○四○

左右代對

互市

錢神論釋時  
論任子春秋

十○八○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  
 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  
 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  
 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  
 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  
 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  
 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  
 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  
 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  
 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

晉書

卷之十一

十一

古私挂  
何不尔因康  
尔超中毒

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  
麋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麴中毒而崩或云司馬  
越鳩之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  
褒姒共叔帶並與襄后與大戎俱運物號忠良于  
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  
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  
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  
子也

懷帝

懷帝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郡王  
屬孝惠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遊不交  
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立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  
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  
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  
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  
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羗飲馬于涇川螿眾  
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帝曰卿吾之宋昌  
也乃從之惠帝崩即皇帝位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  
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四年元海子聰聰弟曜及其

晉書卷之十一 懷帝

掘塹自守

將石勒圍懷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  
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  
至者東海王越帥眾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  
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  
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五年東海王越薨石勒  
追越喪及于東郡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及宗室  
四十八王俱歿于勒六月癸未劉曜王彌同寇洛川  
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眾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  
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  
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

劉聰佳者著  
青衣以酒

豫章有天子氣

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七年春劉聰大  
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  
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  
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為  
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  
位與羣官論眾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  
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嘗謂人曰懷帝天  
姿清邵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  
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愍帝

玉龜神馬

愍帝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襲封秦王  
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豫州刺史閻鼎奉帝  
歸於長安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頓遇山賊  
士卒亡散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  
于長安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建興元年  
奉懷帝崩問即皇帝位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  
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  
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敕收其餘以實內府四年八  
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  
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

大倉有麴  
十麴

倉有麴數十麴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  
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  
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乘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  
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使侍中宋  
敞送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襯出降羣臣號  
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  
殺曜焚襯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  
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  
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  
塵于平陽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

天子何生豆  
田中



朕令高執我  
力導

改晉執血

桑版署號

因自殺冬十一月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  
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  
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  
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  
為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  
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  
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  
眾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  
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  
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于時五嶽三塗並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  
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療饑中  
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  
峯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于寶有  
言曰昔高祖宣皇帝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  
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西禽孟達東舉  
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凌征伐四克大象始構世  
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咸黜異圖  
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  
禪入臣天符人事于是信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愍帝 二

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蹠。內外混淆。名實反錯。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昔周之興也。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

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  
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  
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  
笑勤恪。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  
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之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  
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  
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  
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  
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元帝

元帝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咸寧  
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  
刈。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  
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  
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

新出玉書

雷雨久為陰

宋典策馬

玉冊神靈

百六掾

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瑯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

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神璽出于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建武元年，西陽王羨等上尊號，帝不許。羨等以死固請，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庶贖鉄鉞之誅，吾本瑯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乃即王位，諸參軍拜奉車都督，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太興元年，愍帝崩，問至於此，即皇帝位。永

不鵠絕注

青涼帳布帷

清市雀釵

金陵有天子氣

五馬渡江馬似  
九龍

牛港馬心

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為名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瑯琊以避賢路敦乃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己丑帝崩時年四十七帝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覆之于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阜囊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

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于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于此矣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楹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

晉書卷之十一  
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瑯琊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啟中興第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

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帝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

不問人臣曰遠來

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元帝崩即皇帝位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干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

晉諸帝舉動獨此一著大快人意惜年不永天不祚晉哀哉

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與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賊燒營宵遁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稜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

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明皇運龍韜于掌握起天旆于江靡燎其  
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  
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  
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  
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 成帝

成帝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明帝崩五歲即皇帝位  
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  
令庾亮參輔朝政咸和元年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

亮后弟也

莊陵反

煇移米供御膳

以建平園為宮

其族為馬氏二年蘇峻等反將軍卞壺帥六軍及峻  
戰于西陵王師敗績壺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  
于宣陽門內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  
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  
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  
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為宮九月陶侃溫嶠  
庾亮與峻戰斬之峻眾大潰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  
首號泣請罪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  
咸康八年帝不念詔曰朕今邁疾殆不與于齡眇眇  
未堪艱難瑯琊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肆爾王公

晉書

卷之二十一 成帝

三



白以公何名

大勇已礼天下小  
山勇後如爭邪

卿士其輔之以祗奉宗祀帝崩年二十二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止雄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前烈矣

康帝

康帝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即皇帝位諱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二年帝崩時年二十三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矍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教庾之資

五指陰岳飲

顯宗成  
帝廟號

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顯宗于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

穆帝

聃字彭子，康帝子。二歲立，皇太后褚氏抱而臨軒。在位十七年，崩年十九。

哀帝

不字千齡，成帝長子。在位四年，崩年二十五。

廢帝 即海西公

廢帝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封瑯琊王。哀帝崩，無嗣，即皇帝位。改封會稽王，昱為瑯琊王，以為丞相。四年，大司馬桓溫帥眾伐慕容暉，溫至枋頭，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六年，桓溫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即日收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獻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

海西公  
初生皇  
子百姓  
歌云鳳  
皇生一  
雛天下  
莫不喜  
本言是

白帽下

晉書

卷之十一

三

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旨謂海西不男使相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已子

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闕床第易誣乃言帝爲闈遂行廢辱帝初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降封帝爲海西縣公時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深慮爲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飽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

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簡文帝

簡文帝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勅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爲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奉迎帝於會稽

此晉書卷之八

會稽王

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入華林

有隱懼向起

此取名也

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間想也  
有濠濮  
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簡文一  
日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興公在後王指帝語孫曰此

邸即皇帝位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初帝以冲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帝崩年五十三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

帝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簡文作撫軍時與桓溫俱入朝更相讓溫不得已先之因曰伯也執受為王前驅帝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見世說

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鬯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

晉書

卷之一

三

簡文帝

清隄長勝

會稽石造像記

初之等破符堅  
於肥小獲堅輿  
聲及世中

康帝褚  
后

帝年十  
二時冬  
天晝日  
不著複

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帝暉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崩即皇帝位寧康元年桓温薨崇德太后臨朝攝政太元八年苻堅帥眾渡淮遣將軍謝玄桓伊等距之戰於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二十一年帝崩于清暑殿年三十五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為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

長星功世極

晝初夜靜

身亦晝昌明

衣夜則  
景茵褥  
謝安諫  
曰聖體  
宜令有  
常陛下  
晝過冷  
夜過熱  
恐非攝  
養之術  
帝曰晝  
動夜靜  
安出歎  
曰上理  
不減先  
帝見  
世說與  
傳稍異

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為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傷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怒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覆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魔遂暴崩時瑯琊王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帝

清若乃乃林之

後悟乃流涕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清暑反為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

祭則寡人太宗宴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

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

荆吳戰旅嘯叱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

以鎮雅俗彪之足以鎮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

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道子

荒于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

彪之即  
王彪之

許榮馳  
言見道  
子傳

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聞人許榮  
馳書詣闕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  
長夜雖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人  
事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  
優哉

### 安帝

安帝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孝武帝崩即皇帝位

元興二年桓玄遷帝于永安宮篡位以帝為平固王

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二年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

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十四年帝崩年三

桓玄篡位  
固王

昌明之後有二帝

十七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辯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 恭帝

恭帝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桓玄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床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瑯琊

赤紙書詔

例 褚后奉召帝

射馬為戲

王安帝崩劉裕矯詔立帝遂即位立皇后褚氏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為詔甲子遂遜于瑯琊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

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  
 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涼寢食之節以恭謹  
 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  
 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  
 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  
 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  
 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  
 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亡者也於是桓玄  
 乘釁勢踰廳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

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  
 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獯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  
 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  
 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  
 流漣者也

長洲太平玉燭永綏半壁金甌紫極御海邦接綏南服

喻金波之合義壁爰自夏古是謂元始及中平

乃稱皇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三妃同際

彼有虞之典故能母儀天寓助宣聖化宗廟

晉書纂卷之一終



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  
 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温涼寢食之節以恭謹  
 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  
 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  
 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  
 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  
 為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  
 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亡者也於是桓玄  
 乘釁勢踰廳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

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  
 皇斯盛於越之民詎獯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  
 去黃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  
 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  
 流漣者也

長洲太平玉燭永綏半壁金甌 控御海邦控綏南服

晉書纂卷之一終

晉書纂卷之一

夫則太平... 而倒之

媿盡前高... 典中之用...

晉書纂卷之二

明海虞錢...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后妃傳

有序

夫乾坤定位... 乃稱皇后四人... 彼有虞之典故... 薦修穹壤...

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  
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肅尊儀而修四德  
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宮闈淑譽騰于區域  
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  
壽丘之道至若儷極虧閒憑天作孽倒裳衣於祗  
席感眺側于弦望則龍縈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  
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位以色登甄衛  
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嬾含辭作  
南國之奇態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  
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斲  
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帝后生景文二帝

后諱春華河內人也少有德行智識過人宣帝初辭  
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  
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  
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  
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  
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

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  
正始八年崩

文明王皇后 文帝后生武帝齊王攸

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年八歲誦詩論苟有文義目  
所一見必貫於心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  
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  
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  
文帝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  
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后雖處  
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

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泰始四年崩

武元楊皇后 武帝后生惠帝

后諱豔字瓊芝弘農人也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閒  
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  
聘焉甚被寵遇武帝卽位立爲皇后帝以皇太子不  
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  
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  
子婚帝欲娶衛瓘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  
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

克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  
麗者並不見留時下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下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  
止時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  
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  
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  
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  
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  
崩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焉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婉嫺有婦  
德美映椒房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  
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  
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  
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  
帝忿怨彌深及帝崩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  
駿爲亂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  
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  
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  
屠止賈后諷羣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克後宮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  
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  
止時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  
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  
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  
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  
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  
崩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焉

武悼楊皇后 武帝繼后無子

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婉嫕有婦  
德美映椒房甚有寵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  
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  
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  
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  
帝忿怨彌深及帝崩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  
駿爲亂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  
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  
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  
屠止賈后諷羣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

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宜廢太  
后爲庶人詔許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  
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  
廷尉行刑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  
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  
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賈后又信妖巫  
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  
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  
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譚議謂雖  
楊駿肆逆禍延天母然鯀殛禹興義在不替會稽王  
昱等咸從譚議由是太后配會武帝

左貴嬪 武帝妃

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  
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  
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開習於文符不  
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  
今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  
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  
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絲以增慕夜  
耿耿而不寐兮寃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

皚皚而依庭。目眈眈而無光。今氣慄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今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今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今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今欲瞻觀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今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今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闕之作詩。今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戾。今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今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竟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並行於世。

胡貴嬪 武帝妃

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以克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



謂宣帝  
討公孫  
孟達文  
帝討諸  
葛誕

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  
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  
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  
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  
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博蒲爭矢遂  
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  
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惠賈皇后 惠帝后無子

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充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  
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

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  
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  
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  
歲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  
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  
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  
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  
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  
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踖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令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臨海公主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后使帝作密詔誅瓘以報宿憾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内外洛南有盜

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

有身內藁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  
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  
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  
后使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  
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廣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廣城臨終執后手令  
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  
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  
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

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  
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  
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  
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  
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  
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  
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  
倫乃矯詔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等皆伏  
誅后女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  
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

詣縣自言元帝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帝繼后

后諱獻容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  
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  
火屢遭奸人廢立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賜后死詔  
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殘破  
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  
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  
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  
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

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謹密  
啓聞顥見表大怒乃收暉暉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  
洛迎后復位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  
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  
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  
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  
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嘗謂世間男子皆  
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  
生曜二子而死

謝夫人 惠帝妃生愍懷太子

嫵媚之極耶  
日不令人憐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  
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  
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  
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  
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王子共  
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  
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  
玖亦被害焉

成恭杜皇后 成帝后無子

后諱陵陽京兆人預之曾孫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

拜爲皇后后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立六年而崩年二  
十一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  
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后母裴氏長水  
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  
美高於當世遐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  
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康獻褚皇后 康帝后

后諱蒜子河南人也父裒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  
入爲瑯琊王妃康帝卽位立爲皇后穆帝尊后曰皇

裴氏名  
穆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  
造帝在幼冲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勸喻攝  
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僬俛敬從今帝加元服禮  
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正一依舊典  
於是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  
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啟  
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曰我本  
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  
見於顏色及詔出温大喜孝武帝幼冲太后復臨朝

帝既冠詔歸政事在位凡四十年

簡文宣鄭太后 元帝后生簡文帝

后諱阿春滎陽人也世爲冠族后少孤無兄弟惟姊  
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  
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  
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  
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瑯琊王夫人甚  
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  
中者已適長沙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  
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

晉書卷之三十一 孝武文李太后  
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壓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瑯琊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孝武帝時尊號曰簡文太后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孝武文李太后 簡文帝妃生孝武帝

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以德美見寵帝常與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

晉書卷之二十一  
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官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安帝卽位尊爲太后

史臣曰宣穆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扈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



池蒲起歎。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  
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感帝。契濶  
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孌。呂妾變羸。黃  
姬化芋。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宗室列傳

宣帝弟姪八王

惟安平孚鈔

外汝南王亮趙王倫及孚孫河

間王顯從孫東海王越另有傳

安平獻王孚

宣帝弟

子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  
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旭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

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  
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  
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常有怨  
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  
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魏武帝  
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  
命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  
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  
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  
但哭邪遂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

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  
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  
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  
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初魏文帝置度支  
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  
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  
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魏  
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  
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  
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

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  
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  
天不曰周王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  
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  
劉夏逆皇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  
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  
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  
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  
以謚號何待於姓乎乖經典之大義異聖人之明制  
遂從孚議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

晉書卷之三十一 宣帝本紀  
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年九十三，子望，寬厚有父風。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武帝受禪，封義陽王。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望

孫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倫將篡，使威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宣帝子十五王 惟平原幹鈔

平原王幹 宣帝子

平原王幹字子良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  
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秩奉  
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  
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  
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  
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  
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齊  
王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問幹獨  
懷百錢見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

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問既輔政  
幹詣之問出迎拜幹入踞其床不命問坐語之曰汝  
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  
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  
王越與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  
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  
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年八十

文帝子六王 惟齊王攸鈔 攸子問另有傳

齊王攸 文帝子武帝同母弟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能屬文善尺牘為

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  
攸爲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居文  
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  
丸進之攸泣而不受武帝踐祚封齊王方朝廷草創  
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時王家人衣  
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  
上帝不許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昔在周成旦  
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國羸廢公族其  
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  
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

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  
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  
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  
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  
以不敦見亡戒危觀安思存冢子思義敢告在閤世  
以爲工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床呼其  
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  
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  
執攸手以授帝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  
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

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乃詔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

多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薨年三十六。攸當之藩時，王濟使妻泣留之，又以尺布斗粟，謂帝竟以恚死。子罔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

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徒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奉綴衣之命應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武帝子十三王

長沙王義成都王穎另有傳

餘未鈔

惠帝太子愍懷鈔

愍懷太子遹 惠帝子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常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之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常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卽位

立爲皇太子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密敕黃門闈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諫太子修德

進善遠於讒諂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宮中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初賈后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謐常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



手耳不如早為之所后納其言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兩發太子醉迷不覺遂依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頌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

衍請絕  
婚女惠  
風號哭  
而歸及  
劉曜陷  
洛陽以  
惠風賜  
其將喬  
屬屬將  
妻之惠

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兵仗送太子於金墉城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乃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先是有童謠曰南風起今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說孫秀曰公奉事

晉書卷之二 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

風拔劍  
距屬曰  
吾太尉  
公女皇  
太子妃  
義不為  
逆胡所  
辱屬遂  
害之

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仇，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酖太子。太子不敢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推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及賈庶人死冊復太子謚曰愍懷。帝感閻讚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永康元年，立子臧為皇太孫。太

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官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天下歸心。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官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寬淪

楚建酷甚矣。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簡文帝子三王 惟會稽王道子鈔

會稽王道子 子元顯

道子字道子，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六歲封瑯邪王，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數年。領徐州刺史，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又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妯娒妮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

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常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旣紊，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

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  
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竇於  
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竄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  
嬖人趙牙出自優倡因賂諂進爲道子開東第築山  
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  
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常幸其  
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  
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  
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  
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道子旣

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  
禮敬帝益不能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  
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  
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  
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  
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  
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  
斥朝廷及安帝踐祚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  
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  
尉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

晉書卷之八十一  
侍中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  
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譙王尚之爲之  
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會道  
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  
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旣而酒醉方知  
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孫恩作亂加道子黃鉞  
元顯爲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  
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  
騎填奏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  
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  
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于時軍旅薦興國  
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  
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率兵距戰頗不利道子  
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  
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傳檄京師罪狀元顯玄至新  
亭元顯衆潰奔入相府玄收元顯縛於舫前而斃之  
遂遇害玄又奏道子酖縱不孝當棄市因酖殺之時  
年三十九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廣誓山河大開藩屨然而  
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

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薦臻朝  
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  
幽逼瑤枝瓊葉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  
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  
竟沉淪於塗炭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麩  
蘖信惑讒諛尼媪竊朝權奸邪制國命始則彞倫  
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叟之年受棟梁之  
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長材抗奸兇之  
巨寇喪師珍國不亦宜乎

八王列傳

并敘

敘曰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  
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洎  
乎周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  
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  
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爰及暴秦罷侯置守  
獨尊諸已至于子弟並爲匹夫枝葉微弱宗祏孤  
危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興矯枉過直懲羹吹虀  
土地封疆踰越往古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  
畿光武雄畧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禹  
配天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本根無所庇蔭遂乃  
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然而付託失  
所授任乖方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  
伊周夕爲莽卓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  
甲竟匪勤王之師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碁乘輿  
幽繫更同羸里胡羯凌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向  
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之除大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  
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  
之瑯琊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  
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  
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  
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  
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河間王顥未鈔

### 汝南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武帝踐祚  
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  
妃伏氏湯沐邑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  
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

晉書卷之二十一  
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武帝崩楊駿專權駿誅以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肇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

###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



瑋與東 武帝 子故欲 赴之武 帝嘗以 三十六 軍兵滿 今東料 校之東 一省便 橋脫謬 帝與焉 甚見寵 父早卒

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譖亮瓊於賈后矯詔收亮瓊殺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駟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爲謁者所執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瓊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孫秀附

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拜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愍懷太子廢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秀知太子

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  
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  
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  
含宿怒必不加賞于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  
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  
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  
而已倫從之太子既遇害倫秀乃矯詔曰中宮與賈  
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夜排閣而入遂  
廢賈后爲庶人倫尋矯詔自爲相國侍中百官總已  
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

孫秀降  
晉晉武  
帝厚存  
寵之妻  
以姨妹  
蒯氏室  
家甚篤  
妻嘗妬  
乃罵秀  
爲駱子

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瑯琊外史  
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奸謀多  
殺忠良以逞其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倫  
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  
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秀子會年二  
十尚帝公主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  
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  
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  
倫早入西宮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  
矯詔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

秀大不平遂不復入廟氏大自悔責請救于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夫婦如初

見世說

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惠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僭即帝位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克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

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時以為妖焉齊王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晝夜詣宣別廟祈請輒言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眾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憂懣不知所為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

舍左衛將軍趙泉斬秀以徇於是迎天子反正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皆斬于東市

齊王冏 鄭方附

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趙王倫篡因衆心怨望謀起兵誅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於是輔政居攸故宮大築第館毀壞廬舍以百數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選舉不均惟寵親昵封葛旟等號曰五公委以心

督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冏不能用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強之敵任神武之畧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

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罔不納河間王顯上表乞廢罔還第，表至罔大懼，司徒王戎、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一旦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燒諸觀閣，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南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着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罔誅。」

鄭方字子回，慷慨有志節。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陳罔五失，曰：「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又

又字士度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見齊王冏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皆憚之及河間王顥將誅冏以又爲內主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顥本以又弱冏強冀又爲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巳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顥遂與穎同伐京師又距戰前後破穎軍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張方以爲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密告張方方遣部將就金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

成都王穎

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

禮謚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  
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冏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  
擅威權穎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  
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遂歸鄴遣  
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  
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  
觀者莫不傾心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  
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  
衆望歸之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

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顥表請檄又使就第乃與顥  
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機戰敗死  
者甚衆穎收機斬之於是進攻京城顥表穎宜爲儲  
副遂廢太子覃穎立爲皇太弟乘輿服御僭侈日甚  
有無君之心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等奉  
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穎距戰次于蕩陰王  
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  
乃棄天子於藁中遂奉帝幸鄴穎懼將帳下數十騎  
擁天子單車走顥廢穎歸藩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  
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

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敕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

### 東海王越

越字元越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諸將疲於戰守密與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啟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太安初帝西幸越唱義奉迎大駕還洛陽及懷帝卽位委

政於越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由是大失衆望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越乃羽檄四方曰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而所徵皆不至越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薨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



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子毘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初元帝鎮建業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亂臣賊子照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溝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

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壘揚燾窺九五之尊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表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合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

長沙授首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刼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踐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晉書纂卷之二終

晉書纂卷之三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王祥 弟覽附

琅琊派

王祥字休徵父融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母常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

後又有王延亦繼母亦魚水上得

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  
純至如此祥嘗在別床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  
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  
感悟愛之如已子漢末遭亂扶携弟覽避地廬江隱  
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喪畢徐州刺史呂  
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  
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  
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高貴鄉公即位  
累遷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

何侯即  
何曾曾  
傳云拜  
文帝想  
二帝先  
後俱晉  
王曾先  
後俱拜

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  
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  
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眾有愧色武  
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  
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  
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  
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  
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  
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  
進爵為公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

祥此時惜  
夕了

晉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  
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年八十五祥之薨奔赴者非  
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  
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  
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  
子烈芬竝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  
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  
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字  
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  
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

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  
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  
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  
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  
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  
累遷大中大夫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  
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  
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  
左矣孫導別有傳

江東王  
氏實端  
於此

何曾 子劭遵附

何曾字穎孝陽夏人也。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藉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藉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藉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汗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進封穎昌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博士秦秀謚爲繆醜。帝不從。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倖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旣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

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常奏曾華侈以銅鈎獬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椽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會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即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劭博學善

備音端

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趙王倫篡位以劭為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子岐劭初亾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銓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亾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強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

曾謂晉帝貽謀不永後嗣將始稱明智矣而何氏世曾奮作法卒以滅

凶誰之咎歟

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子綏字伯蔚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扎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常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亾及綏死其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曾諸子俱驕奢凌駕人物永嘉之末何氏滅亾無遺焉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子後竝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

石苞

知已乃如此也。景帝中，稍遷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侈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威惠服物，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吳人欲大出爲寇，苞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



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  
料賊勢築壘過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  
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苞用椽孫鑠計放兵步  
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時鄴奚官督郭廩上書  
理苞及苞至帝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  
廢之終身不聽仕

苞幼子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  
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  
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散騎郎伐吳有功封  
安陽鄉侯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

父苞遺  
行宜崇  
有此

廣城君  
賈后母

初出爲荊州刺史崇在南中得鳩鳥雛時制鳩鳥不  
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傳祇所紕詔原之燒鳩於都街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  
致富不貲徵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  
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  
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  
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倭如此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統繡珥金翠綠竹盡  
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之

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綵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常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怛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常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

非音平  
草無根  
生

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本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常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嘆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阬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去。

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與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

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

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

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

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

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

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

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

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遂矯詔

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

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詣東市崇乃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

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

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

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

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

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歐陽建字堅石世為

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為之

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北齊平 監愛妾 何劉和 士開求 之即送 焉仍謂 人曰老 公夫阿

劉與死 何異要 自為身 計不得 不然此 其見高 於崇矣

珍重五穀 富之源也 及是自瘞 爾

霍音髓  
露也

史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  
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透  
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  
木舍悲吹樓將墜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  
也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  
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常游汶水之  
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  
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

郭奕少  
有重名  
羊祜常  
過之奕  
歎曰羊  
叔子何  
必減郭  
大業少  
還復往  
又歎曰  
羊叔子  
去人遠  
矣遂送  
帖出界  
數百里  
奕字大  
業

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  
子妻之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沉  
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  
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  
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公車徵拜中書侍  
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道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武帝  
受禪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  
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

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  
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而頗以畋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檠當營門  
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  
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  
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  
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  
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  
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祜出軍行吳  
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  
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  
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  
葛孔明不能過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  
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  
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

王衍有公事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衍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還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

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見世說

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常詣祜陳事辭甚俊辨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竝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啣刃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

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亾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

指畫形勢  
如泉未石  
厚石日中  
矣

晉書卷之三  
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竝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其俗急速。不能持久。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夫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弁之志。伏祜以東南之任。故寢

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常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常慨然嘆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

晉書卷之三 羊祜

蔡襲印  
邕孫

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會吳人寇弋陽江夏。詔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

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也。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鬢。鬢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祜立身清。



羊祜有一兒五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見即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

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見幽明錄

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祜卒二歲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美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篇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早卒

杜預

杜預字元顥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竝遇害唯預以智獲免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

南齊史稱晉杜預造欵器三改不成至齊竟陵

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矣。詔班于天下時虜寇隴右石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奏預稽乏軍興徵詣廷尉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周廟欵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王子良好古祖冲之有機思造而獻之與周廟不異焉

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時常臣恐其更難也臣心實了不敢以曖

晉書卷之三十一  
賈充傳  
賈充之見自取後累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陳兵于江陵遣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歆遣軍出距大敗而還因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王濬先列土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癯憚其智計以韮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癯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旣

還鎮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漁涇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柱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

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士之列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藉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

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羊公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襜袂同歸。而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

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

裴秀

秀子頤

秀叔徽

徽子楷

楷子瓚

憲

從子邵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常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

王戎云  
見裴令

公精明  
朗然籠  
蓋人上  
若死而  
可作當  
與之同  
歸

秀度遼將軍母丘儉常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  
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  
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  
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  
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為椽時荀顛定禮儀賈  
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武  
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  
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  
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受禪拜尚書  
令時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

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  
此故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  
其勿有所問詔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  
事又以職在地官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隨  
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秀創  
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  
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時  
年四十八其友人料其書記表草言平吳之事乃封  
以上聞詔報曰司空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

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子願嗣願字逸

民弘雅有遠識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  
願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願通博  
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  
用四分有餘願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  
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  
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  
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常與願清言欲以  
理服之而願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願爲言  
談之林藪願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  
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  
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願曰誠如公慮但  
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  
人猶且見信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  
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願旦夕勸說從  
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願曰幸  
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  
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願慨然久之而竟不  
能行願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

賈充願  
從母夫  
以此與  
中宮有  
親

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顧深患時俗放蕩。何晏阮藉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顧甚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

徽子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賈充改定律令。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

楷有傳  
容籟服  
亂頭皆  
好見世  
說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常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

晉書卷之三十一 裴楷 裴楷



晉書集 卷之三  
寬厚與物無忤每遊榮貴輒取其玳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常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帝常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平吳之後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嘆服焉楷子

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旣執政楷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瓘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

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常日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

楷子瓚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

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閩者數年陳郡謝鯤穎川庾敞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

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咀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咀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勵物。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褰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常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楷

從子邵

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

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邵先卒。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邵父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

楷叔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常

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

遐比王導。顧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也。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以明

識清允。稱弱冠為魏尚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持節監軍事。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

殺會斬艾瓘甚有智微瓘平蜀之後不免大費手脚

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

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  
且先行吾當後出瓊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瓊瓊辭  
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瓊至外解服鹽  
湯大吐瓊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  
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瓊作檄宣告諸軍  
諸軍竝已唱義陵且共攻會殺之瓊於是部分諸將  
群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瓊乃遣  
護軍田續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事平朝  
議封瓊瓊以剋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  
亾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除征北大將

伯英張芝字

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  
竝爲邊害瓊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  
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  
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瓊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  
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  
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瓊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惠帝  
之爲太子朝臣咸謂不能親政事瓊每欲陳啓廢之  
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瓊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  
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瓊欲言而止者三因以  
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

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  
騁已淫虐聞瓘與楚王瑋有隙啓帝作手詔使瑋收  
瓘遂與子恒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子瑒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  
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  
歲餘及禍 子恒字巨山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  
勢曰昔在倉頡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  
思也因謂之字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

四體書  
勢謂篆  
隸楷草  
四體

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  
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秦兼天下  
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  
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  
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  
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  
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  
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  
而焚其附梁鷁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  
募鵠手跡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云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齊相杜度及崔瑗崔  
寔亦皆稱工至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凡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至今世尤寶  
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  
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及瓘爲楚王  
瑋所構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墻孔中詣之以  
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  
害恒子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

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

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  
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  
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  
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  
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  
時人謂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  
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水清女婿

穴擣鏊 噉鐵杵 皆無想 無因故 也玠思 因經日 不得遂 成病樂 聞故命 駕為剖 析之玠 即小差 樂歎曰 此兒胃 中當必 無膏肓 之疾 何晏為 吏部尚

王潤拜太子洗馬兄璩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轉至江夏玠妻先亾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前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

書有位 望時談 客盈坐 至弱未 弱冠往 見之晏 問弼名 因條向 者勝理 語弼曰 此理僕 以為極 可得復 難不弼 便作難 一坐人 便以為 屈於是 弼自為 客主數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塋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



皆一  
坐所不  
及弼字  
輔嗣

時第一云

張華劉卞附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孤貧自牧羊鄉人劉放奇  
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  
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  
阮藉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  
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  
常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  
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  
產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

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  
決定廟筭衆軍旣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  
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  
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封廣武侯  
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竝屬於華  
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  
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  
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托寄後事者對曰明德  
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  
行乃出華都督幽州諸軍事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

議欲徵華入相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恢弟統深有寵於帝統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斬張跋扈遂遘凶逆耳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氷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

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樑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楚王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賈謐與后共謀以華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疑而未決以問裴頴頴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虛后之朝而海內宴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進封壯武公及賈后謀廢太子

華言亦  
是惜不  
能去耳

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卞  
 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  
 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  
 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  
 義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  
 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  
 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忽相與行此是吾  
 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  
 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  
 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

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  
 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后知華等意堅因表  
 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諂事賈后因求  
 尚書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疾華如讐  
 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  
 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  
 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  
 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少子躋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  
 華不從及倫將廢賈后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  
 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知必成

王朗每以謙度  
折華歆  
歆嗜日  
嘗集于  
姪燕飲

王亦學  
之有人  
向張華  
說此事  
張曰王  
之學華  
皆是形  
骸之外  
去之所  
以更遠  
見世  
說

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  
出華方晝卧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  
詔召華遂與裴頡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  
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  
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  
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  
至曰詔斬公華遂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  
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  
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藉身死  
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常徙居載書三

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  
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  
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  
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  
果曰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  
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  
蛇化為雉開視雉則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  
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

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以南昌西山

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

晉書卷之三十一  
數文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  
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君終合之  
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陸機兄弟  
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  
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爲詠德  
賦以悼之

劉卞字叔龍東平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  
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  
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  
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  
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  
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卞後從  
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  
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  
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  
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  
察外間頗聞卞言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  
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  
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衛瓘撫武帝之牀

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  
爲美昏亂方疑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  
生俱陷淫網同嗟承劒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王沉 子浚

太原派

後文苑

傳文一

王沉高

平人

王沉字處道太原人也好書善屬文累遷秘書監正  
元中典著作與荀顛阮藉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  
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  
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藉先生秀爲儒  
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  
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

所非武帝受禪進爵爲公薨

子浚字彭祖母趙

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  
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累遷中郎將鎮  
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害太子于  
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  
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  
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  
士庶不得赴義浚爲政苛暴將士貪殘竝廣占山澤  
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  
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時避亂游士多歸于浚

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之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竝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斬浚

荀勗 孫邃 閻

勗與鍾會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荀勗字公會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叅文帝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

勗與鍾會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



善書學荀子跡作書與母取劍乃竊去不還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書乃潛往畫鐘門

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見世說

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先是勗啟伐蜀宜以衛瓘為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時將發使聘吳竝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武帝受禪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

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置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竝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之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勗掌樂事修律呂行於世初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

和嶠往觀之。勗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帝常謂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勗又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勗子藩、潘二子，邃、闔，邃字道玄。

解音樂善談論，愍帝欲納邃女微爲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竝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闔字道明，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齊王問辟爲掾，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闔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明帝常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闔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闔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史臣曰：王沉在魏參席士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

景倩荀  
顛字魏  
太尉或  
之子嘗  
勸立賈  
后  
馮統譜  
齊王攸

致死薦  
賈亦女  
為妃厚  
交荀勗  
豐害張  
華

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  
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  
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  
孕本質絲因乘間伺隙潛圖不軌遂使漳滏蕭然  
黎元墮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后  
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慶封  
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  
乃援朱均以貳極煽褒喜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  
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  
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

窮狙詐斃攸安賈交勗讐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  
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  
慮投畀之罰無聞青繩之詩不作矣

晉書纂卷之三終

錄石流金。華兼羞彩。金璽流瑤。帶冠抱珥。光燭九流。祥微五色。浴咸池而拂枝。  
 桑入崦嵫。而淫田柳。規半涼于衡山。鏡乍明于洛浦。看玉燕之時。在空鳥之自識。  
 身陽月。度戈之。竟雲公。侍指劍之。出一丸。三玉。行千里。之。金輪。麒麟。而。不。祥。  
 駢。騷。去。而。同。步。赤。又。獻。于。柳。寄。儀。江。依。首。于。子。玉。相。主。躬。親。咸。吃。仁。鏡。之。輝。花。  
 耐。煖。移。共。愛。美。黃。傍。之。襖。御。玉。燭。于。蘇。門。能。雜。聲。于。晚。樹。陰。看。曉。暖。之。情。得。  
 已。脛。筋。之。色。鞠。後。淡。出。大。吠。時。向。崇。谷。初。曉。鳥。不。若。友。雀。以。若。瑞。特。微。皇。帝。之。具。  
 鴉。首。同。盟。應。藉。義。和。一。御。翼。精。之。精。之。痛。信。之。之。之。之。或。畫。杖。以。成。林。或。射。鳥。而。  
 墜。而。或。叔。暗。喘。或。怪。怪。怪。怪。或。前。鐘。而。前。鐘。或。服。書。而。霞。曉。玉。鳥。刻。金。規。照。于。鐘。而。  
 玉。鳥。刻。于。空。吹。名。錫。丹。室。呈。付。保。映。耳。分。有。此。風。雨。可。也。眼。射。東。西。夏。首。之。也。怖。所。疑。  
 拒。格。松。道。日。景。暮。日。終。止。盤。陀。石。上。對。畏。子。而。康。鳥。次。旭。之。生。光。次。柔。蹄。而。臻。衡。陽。蛇。之。不。傳。  
 宜。武。方。化。花。之。夢。移。王。信。驕。駿。之。視。疾。如。白。駒。去。如。赤。鳥。入。則。吹。角。鳴。鐘。會。如。紫。芝。整。  
 梳。三。豆。掃。輝。九。芒。耀。彩。初。車。思。壯。士。之。推。負。臉。想。日。夫。之。秋。佳。說。夢。凌。日。而。形。太。  
 公。盡。披。雪。而。見。黃。人。時。守。外。國。未。降。碧。眼。呈。奇。海。內。頂。出。畫。成。惡。之。芝。生。不。在。之。  
 城。出。晨。曦。口。輝。映。日。生。之。頂。盤。盃。眼。重。初。若。名。東。君。朱。明。別。火。是。朱。銅。鑼。直。  
 而。與。野。片。黃。其。情。員。眾。界。所。皆。呼。呢。六。沈。騰。上。仰。見。銅。架。四。陸。周。行。以。爐。  
 陽。燧。材。可。向。雲。駒。解。步。制。共。識。張。長。史。莫。忘。移。和。而。

腎為水 肝為木 心為火 脾為土 肺為金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土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去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手太陽心陽也 足太陽膀胱也 手陽明大腸也 足陽明胃也 手少陽三焦也 足少陽膽也 手太陰肺也 足太陰脾也 手少陰心也 足少陰腎也 手厥陰心包也 足厥陰肝也  
太陽心陽之陽也 陽明大腸之陽也 少陽三焦之陽也 足太陽脾也 足少陽膽也 足厥陰肝也 足少陰腎也

肺

肺者相傳之官 治節處焉 其利四長 附著于脊之三葉 藉中石之四空 行則分布 以行諸藏之氣 為藏之長 居心之蓋 是位布多氣少血 其榮毛也 同散于鼻 六葉兩身 凡八葉五藏 魂肺者生氣原乃五藏之蓋 肺葉白瑩 膠以液諸藏 害如梓窠 下之遠竅 吸之則隨呼之則逐 一呼一吸 消息自然 司清陽之運化 為人一身之橐籥

肺手太陽之脈 起于中焦 下絡大腸 逆循胃口 上膈屬肺 從肺系橫出腋下 下循臑內行 少陰心主之前 下肘中 循臂內 上骨下廉 入寸口 上魚循魚際 出大指之端 其支者 從腕後直出 次指內廉 出大指 其支者 從之善 更也 悲引笑 酒漸寒熱 缺盆中痛 肩背痛 脇右少腹脹痛 心便數 澹汗支膏痛 及麻木喘少氣 類之氣 見 家如夢 兵戈 護攝 雲如夢 日野平原 而足 則太息 是 仰則喘 嗽 宣吐氣 曰 注于肺

言... 文... 始生... 充... 後... 有... 充... 故... 以... 為... 名... 字... 其... 義... 又... 爵... 為... 侯... 後... 為... 文... 帝... 長... 史... 帝... 執... 新... 權... 恐... 方... 鍾... 有... 異... 詩... 伊... 託... 詩... 者... 其... 國... 欲... 夫... 陰... 委... 其... 變... 充... 既... 論... 詩... 事... 因... 謂... 誕... 曰... 天... 下... 皆... 履... 禪... 代... 君... 以... 為... 何... 如... 誕... 履... 禪... 曰... 卿... 非... 實... 係... 用... 于... 平... 世... 受... 魏...

晉書纂卷之四

明海虞錢 岱汝瞻甫纂

同邑姚宗儀鳳來甫校

諸臣傳

賈充 賈謐附

賈充字公間襄陵人也父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以為名字焉襲父爵為侯後為文帝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必反今徵之反速而事小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剋之進宜陽侯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初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間也及受禪代裴秀爲尚書令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

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嫉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督秦涼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遵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

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君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齊王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充慮大功不捷言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

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朞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諫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醜后土槐不從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女名荃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

充妻李氏作女

訓行於世

李氏

女齊獻

王妃郭

氏女惠

帝后充

卒李郭

女各欲

合其母

合其經



年不決  
賈后廢  
李氏乃  
耐堇遂  
定見  
世說

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乃爲  
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每號泣請充充竟不  
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懼充遂去乃排  
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  
衆以荃王妃皆驚而散充甚愧愕旣而郭槐女爲皇  
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  
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  
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  
脚屈因遂再拜旣反語充充曰與卿道何物自是充  
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

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  
方賈誼石崇潘岳陸機陸雲劉輿劉琨輩皆傳會於  
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謚旣親貴共慙懷  
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遊成都王穎  
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  
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太子意有不悅謚患  
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  
於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  
毀牀帳謚甚恐遂與后謀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  
詔召謚于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

乃就斬之。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使庾純，詈汝而不改，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于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言畢，充忽然得

大子賈后小子

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于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楊駿 弟珧濟附

楊駿，字文長，弘農人也。以后父超居重任，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竝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

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廩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廩口宣帝旨使作遺詔詔成后對廩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托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時駿弟珽濟皆有雋才

數相諫止駿不能用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握大權輔弱主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叅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乃啓帝夜作詔遣使奉詔廢駿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

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如墻毒藥雖行  
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

珣字文琚

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  
獲許初聘后珣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常以全  
乞以表事藏之宗廟珣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  
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

有才藝常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着布  
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  
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

稱快初駿忌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諫止之駿遂疎  
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  
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  
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  
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  
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  
猜憚之心杖鉞推亾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  
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逮乎貽厥嗣惡稔之  
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

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間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

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常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常見是非至於興廢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日送之曰魏舒堂

堂人之領袖也山濤薨以舒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亾僉號震為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從之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子混清惠有才行先舒卒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

劉寔 弟智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後參文帝相國軍事鍾會鄧艾之

言言集卷之四  
一  
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初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但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

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常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常得此乃更如他廁時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常謂人曰吾

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王渾 子濟

太原派

王渾字玄冲太原人也沉雅有器量武帝受禪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自以先據

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攸於大晉姬且之親也今陛下出攸之國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大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



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帝不納惠帝卽位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例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早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

卿潘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旣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

彭城王  
有快牛  
至愛惜  
之王太

尉與射 賭得之 彭城王 曰君欲 自乘則 不論若 欲敬者 富以二 十肥者 代之既 不廢暇 又存所 愛王遂 殺敬此 與探牛 心事頗 類 武帝嘗 澤王武 子家武

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坐其蹄角濟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  
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  
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  
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  
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  
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  
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

子供饌 並用瑠 璃器婢 子百餘 人皆綾 羅綺羅 以手擊 飲食

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  
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  
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  
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  
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  
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年  
四十六先渾卒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  
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  
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

濟弟澄  
瑯邪王  
平子亦  
名澄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濟一弟澄  
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恢廓有大志嘗起宅  
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  
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  
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  
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

北齊薛  
瑛夢張  
亮於山  
上掛絲  
以告亮  
且占之  
曰山上  
絲幽字  
也君其  
為幽州  
平亮果  
拜幽州  
刺史

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  
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祜  
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  
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  
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  
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遷濬  
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  
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  
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

濬小字  
阿童應  
謠見羊  
祜傳

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尋以謠言拜濬爲龍  
驤將軍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孫皓荒淫凶  
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令皓卒死更立賢  
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  
又臣年已七十死亾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  
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  
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  
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

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  
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  
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  
絕於是船無所礙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  
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濬  
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濬入于  
石頭皓乃備亾國之禮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送于  
京師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  
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  
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

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覘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濬上書自理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而結恨

疆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此臣之所大怖也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若信如所聞浚

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王渚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備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卒年八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刺史王沉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陳吳有可兼之勢沉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

屈還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歛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

要爲衆軍前驅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綽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干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監幽州諸軍事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史臣曰孫氏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  
受律遄征澤旣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業定吳之  
功此焉爲最乃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  
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彝倫旣爲戒於  
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福  
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唐彬畏避  
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

山濤 子簡 簡子選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少有器重介然不羣性好莊  
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

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與石鑿共宿  
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  
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  
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  
帝帝曰呂望欲仕邪久之遷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  
穀二百斛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鍾會裴秀  
竝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



濤前後  
選殆周  
通百官  
舉無失

才凡所  
題目皆  
如其言  
唯用陸  
亮是詔  
所用與  
濤意異  
爭之不  
從亮亦  
尋為賄  
敗見  
世說

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及武帝受禪，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遭母喪，濤年踰耳順，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熒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太康四年薨，年七十九。左長史范咎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

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鄉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子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永嘉初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從之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燕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子遐字彥林為餘姚令繩

以峻法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竟坐免官後爲東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播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附

王戎字濬冲瑯邪人也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

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

渾爲涼州刺史戎却涼州賻何

後乃鑽  
核耶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  
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  
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  
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  
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  
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  
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  
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

此便露  
鑽核本  
色

議者以爲知言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  
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緝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  
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  
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  
是損名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  
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  
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  
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  
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  
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遷

衛江州在尋陽有舊人投之都

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司隸傳咸奏戎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

不留行一斤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衛名展字道舒本草曰王不留行治金瘡之藥此與鑽李事同鄙

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

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亾吾便為時之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祐亦曰  
亂天下

字夷甫戎從弟也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祐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祐名德貴重而

者必此  
子

衍幼年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櫟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

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  
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  
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  
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  
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  
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  
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懷貪戾  
聚歛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  
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  
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

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  
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  
意如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  
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太子被誣得罪衍不  
能守死善道志在苟免可禁錮終身從之衍後拜司  
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  
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  
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越薨眾共推

王夷甫  
不如狗  
也

爲元帥，衍懼不敢當。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

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

澄字平子，亦戎從弟。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敗，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



衍語樂  
令曰名  
士無多  
人故當  
知容平子

神峰大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士庶莫不稱善。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

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巴蜀流人與士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時王敦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

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子徽有父風澄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

識大義鄉人稱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王澄聞其名

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荆土士人宗廡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廡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廡遂得免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王敦召爲參軍高官都護繆璠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

晉書卷之八十四  
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  
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  
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  
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即使還地衆  
咸壯之

###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  
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  
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  
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

者性冲約有遠識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  
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  
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  
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  
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  
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  
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  
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遷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  
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

晉書卷之四  
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盃中虵，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

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

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惟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墻有孔，使人掘墻，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因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構難而

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史臣曰：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夫甫區區焉，佞彼克渠，以求容貸。頽墻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道揆將聖，事乖跼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

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

劉毅 子暉

後又有呼盧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少勵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滯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加重辟毅懼應命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

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蠶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晉書集 卷之四  
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有。來。示。以。爲。瞿。然。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竟。不。施。行。毅。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樂。安。

孫尹表曰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子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暉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轉侍御史會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



晉書卷之四  
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  
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惠帝之幸長安也留  
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暉上表理后無  
罪語在后傳帝還洛羊后反官后遣使謝暉曰賴劉  
司隸忠誠得有今日暉五爲司隸允協物情後王彌  
使暉于青州爲石勒遊騎所獲竟被害

###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  
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  
倫庾顥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硤多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于。武。帝。選。中  
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  
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  
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  
荀。顥。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羞。長。進。卿。可。俱。詣  
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顥。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  
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在。御。坐  
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  
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

卽位。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迺其罪乎？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 任愷

任愷字元褒，博昌人也。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晉國建爲侍中，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

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尙書。愷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

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日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

###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

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朝廷憚之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鶴在北爲鷹薦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武帝踐祚拜尚書郎典科律申寬訟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

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或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乃止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

問明法掾蔡畿曰鄉里誰最屈畿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詳辨刑名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賊臣專命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歟

傅玄 子咸

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鐘律性

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武帝初卽位廣納直言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陛下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享天祿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若干人爲農若干人爲工若干人爲商賈冗散無事者不督

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玄又言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惟恐胡虜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竟不見用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謂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

色而責謂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坐免官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玄專心誦學著述不廢初作內篇或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足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

人之作矣。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書奏。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于駿曰。事與世

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駿意稍折。漸以不平。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今逆畏以直。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時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今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咸之爲人不能面從嘗觸楊駿幾爲身禍况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辱天子逆鱗自知所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母憂去官頃之起司隸校尉咸又

上表曰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神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